

我们的丛书

WOMENDECONGSHU

QING
CHUNYU

XUJIA

青春雨

许佳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RENMINCHUBANSHE

我们的丛书

WOMENDECONGSHU

QING
CHUNYU

XUJIA

青春雨

许 佳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RENMINCHUBANSHE

1996

责任编辑	曹利群
	王鉴平
美术编辑	孙宝堂
封面装帧	张海平
插图	钱天怡

·我们的丛书·

青 春 雨

许 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25 插页 2 字数 126,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208-03170-3/G·596

定价 11.80 元

总 序

张民生

时代的巨人，已经叩响了 21 世纪的大门。为了迅速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在 21 世纪最终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构建起一流的基础教育体系，培养造就出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创造型人才。然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应试教育”，却严重违背了教育规律与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使学生在沉重的课业负担与升学压力下，人格扭曲，创造活力丧失殆尽。因此，将这种陈腐落后的教育观念、教育体系迅速转变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已经成为全社会一件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

素质教育的核心，在于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同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学生相比，今天的学生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更加丰富多元的年代，因而他们的目光更加敏锐，思维更加活跃，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表现出更加浓厚的兴趣与更强的接受能力；他们渴求关爱理解，企盼倾诉表达，有着比他们的父辈更加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实践证明，只要解除了强加在学生身上的种种桎梏束缚，他们的创造潜力便会如火山爆发般地喷涌出来。

正是在素质教育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可喜地看到,全国各地的校园文化建设近年来有了飞速的发展,无论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还是地处内地的偏远省份,都涌现出了一批中学生的写作尖子。在深圳的中学生郁秀写出了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北京的9位中学生出版了各自文集……他们在火热生活的感召下,毅然拿起笔来,记录下了自己对社会的观察思考以及对人生的憧憬追求。而在这种思考、追求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认识水平与思想品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与升华。读一读这些作品,你会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高度的责任感、澎湃的青春激情以及崭露头角的写作才华所感染,真切地领略到当代中学生的精神风貌。

21世纪,不仅需要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也需要大批的文学艺术人才。《中文自修》杂志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手,有计划地编辑出版一套《我们的丛书》,其意义正在于体现了这样一种深远的战略考虑。

1999年第3期《中文自修》杂志的头条,曾以“满天星星亮起来”为题,报道了上海市奉贤县一所普通农村中学努力培养文学新苗的感人事迹。让满天星星亮起来,同样应该成为《我们的丛书》的编辑宗旨,因为《我们的丛书》本是一片热土,一株株文学新苗,必将从这里破土萌芽,茁壮成长!

1999年7月20日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分 序

赵丽宏

写这部小说时,许佳还是一个高中两年级的学生,这是她第一次写长篇小说。

一位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小说的初稿时,我是存疑的:一个中学生,没有多少生活积累,也没有多少创作经验,一上来就写长篇,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然而在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疑惑逐渐被打消。小说中清新的气息和活泼的思想吸引了我。

小说的主人公叫何以,是作者的同龄人。何以的故事并不曲折,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冲突和高潮,小说中有的是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何以和她的同学们在校内外种种不算奇特的遭遇。作者将这些描绘得细致入微,鲜活灵动,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中学生的欢乐、困惑和烦恼,在小说中凹凸分明。我想,只有身在其中、心在其中的人,才可能把中学生的生活写得如此生动逼真。这和一些成人作家靠采访和想象写成的同类题材小说是不一样的。不真正了解当代的中学生,便难以准确地描绘出他们的生活情状,难以恰当地描绘出他们的情绪和思想。这样的小说,中学生读来会产生“隔”的感觉;而在许佳的小说

中,展现的是“原汁原味”的当代中学生生活。中学生读这部小说,一定会感到亲切,会产生共鸣。正如许佳所说,当代的高中生是一个特殊丰富的群落,他们多思善感,心里涌动着对生活对未来的憧憬和向往。他们也是充满问题的一个群落,他们的视野不仅仅是在校园,在学生之间,缤纷驳杂的社会现象不停地在影响着他们,困惑着他们,干扰着他们,使他们经常会问“为什么”。在这部小说里,读者就能听到很多他们的发问。作者无法对这些“为什么”作圆满的解答,然而,能提出这些“为什么”,引导读者一起来思索,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这部小说的语言自然流畅,不造作,行文中并没有很多中学生喜欢的华丽词藻的堆砌。人物的描绘是素描式的,然而层次丰富,不呆板,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腻而自然。作者善于用朴素的生活化的语言,勾勒生动的场面,营造激情的气氛。读这部小说的感觉,仿佛是走进了中学生的生活,情不自禁地会被他们清纯的青春气息所感染。

一个17岁的中学生,第一部小说就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确实难能可贵。当然,说这部小说十全十美,无可挑剔,也是过头话。少年的稚嫩、青春的气息和成熟老到永远不可能划等号。在出版这部小说之前,许佳的第二部长篇《我爱阳光》已经问世,并且受到好评。我想,再回过头来看看她的第一行脚印,也许能发现她的进步。

我乐于向中学生推荐《青春雨》,读这部小说,不仅能使你们重温自己的生活,也能使你们由此对自身增加更多的信心。我也乐于向成人中学生的父母们推荐这部小说,读这样的小说,能使你们更全面深刻地了解你们的孩子,知道他们到底在

青 春 雨
qīng chūn yǔ

想什么,需要什么。我希望文学工作者也有机会读一读这部小说,它会引起不少有益的思索。

1998年9月16日于四步斋

目 录

总序 / 张民生

分序 / 赵丽宏

一、莫名的追赶 / 1

二、红灯 / 5

三、景佳的客人们 / 10

四、我是谁 / 16

五、误入市重点 / 20

六、把星星放在口袋里 / 27

七、期末考头一天 / 33

八、何以和楚云的一个下午 / 40

九、只想看她一眼 / 45

十、巧合 / 51

十一、同路 / 61

十二、楚云真幸福 / 66

十三、大年夜,和高中生一起放焰火 / 70

十四、催眠手套 / 75

十五、楚云的恐慌 / 81

十六、回家后打个电话给我 / 85

十七、领新书 / 91

目 录

MULU

- 十八、他们离婚了 / 97
十九、楚云欢送会 / 103
二十、后话 / 107
二一、他站住 / 110
二二、楚云不在 / 115
二三、牌局风波 / 119
二四、早春，一颗小小的太阳 / 124
二五、楚云和我们在一起 / 132
二六、楚云和手的合影 / 137
二七、长发→光头 / 142
二八、晚自修 / 147
二九、楚云的信，蓝莹莹 / 154
三十、离开这里 / 161
三一、失恋 / 167
三二、高二(3)班的守门员 / 170
三三、在校门口等你 / 174
三四、关于失望 / 178
三五、紫红夜色 / 187

一、莫名的追赶

早上何以睁开眼睛，看见对面墙上的日历。她数了一下，突然发现离大考只有3个星期了。何以是好学校里的坏学生，门门功课都差不多，没哪门特别好的，也没哪门特别不好的，老师上课提问几乎从没想到过她，考试成绩也没上过20名或下过40名。她学习不能算不用心——黑板上写的她全抄下来，老师说要做的她全完成，每本教科书她也认认真真地读过——可是她仍旧没有什么地方能引起老师、同学的注意，根本没有。

何以穿上衣服刷好牙，端了早饭想吃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这样早打电话来，总是让人心里发毛——这种情况何以遇见过三次，一次是爷爷小中风，一次是表妹让车撞了，还有一次就是今天。她去接电话，刚一提起听筒，就听见一个清脆响亮、甜美悦耳的声音嚷嚷：

“何以！”

是楚云！

何以松了一口气。楚云是她同学，住在附近，常跟她打电话，只是今天那么早，不知有什么事。

“何以，”楚云说，“你不晓得我多倒霉！自行车给偷了。”

你带我吧？多谢啦！”

何以只来得及说“啊？啊！哦！”电话就被挂掉了。

她于是自顾自去吃早饭。吃了一會兒，她忽然笑了起来。她觉得很有趣——楚云自行车没了，愿意带她的人多得是，怎么光找她呢？楚云这样的女学生，大约在马路上随便拦一个小伙子，人家都愿意带她；可是女孩子们，愿意带她的可能就只何以一个，那些人嘴上不说，心里绝对希望有谁能对楚云的漂亮加以限制，只有何以是真无所谓。

何以吃完早饭，门铃响了。

这种按门铃的方法非常放肆，记得楚云有一次来何以家，碰见何以的奶奶，等她回家了，奶奶说：“唉，现在的孩子，真是的！”口气里带有悲天悯人的意思，仿佛楚云这样按门铃，会造成地球爆炸似的。

何以拎了书包去开门，果然是楚云笑眯眯地站在门外。只见她把头那么漂亮地一甩，说：“出发。”就立刻背转身去，蹦下楼梯。何以想，可能是她习惯了周围的一切以她为转移吧，就跟着她下了楼。

楚云这女孩子有一种奇异的美。当然，如今长得漂亮的女孩子是越来越多了，算不上特别希奇。也许长得漂亮又有可爱性格的女孩很受欢迎，可是光这些还无法解释楚云美的根由。她的美，归根到底，是她对自己美的自觉，并且懂得如何把这种美发挥出来。拥有这样的美，很难得，需要一个几近十全十美的家庭、一对开明的父母、与生俱来的天分，和后天发展的一点点小脾气。

楚云的爸爸在美国，常寄给她很多时髦和新奇的什物，她

的自行车就是美国青少年玩的那种，所以被人偷掉也该在情理之中。至于何以的车，她从不担心被偷掉——即使被偷掉了也没多大关系，至多有一点可惜，因为那是一辆外表丑陋但非常轻巧的车，她有一回和楚云开玩笑，说自个儿同这辆车很协调。

当何以推出自行车的时候，楚云就想到了这个玩笑。

其实在楚云眼里，何以并没有什么难看，甚至，从某些方面来看还是挺过得去的。她常建议何以把短发蓄长，每次都是边比划边说：“喏，你看，你只要把头发蓄到这儿——这儿，齐肩——那就一定大有改观了！我保证！”何以很赞同她的意见，不折不扣地表示相信。可是，她的头发依旧是这么短，丝毫也没有向肩部发展的趋势，这令楚云非常失望，有时就会把何以叫作“那个顽固不化的人”，但她仍没有放弃这个计划的意思。说实话，她很喜欢何以这个人，更喜欢和她一起上街去玩，她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只认为何以不哗众取宠的性格叫她喜欢——其实在下意识里，她是喜欢同何以在一起时自己良好的感觉，这种时候她总是状态奇佳，一切只是因为有那么平淡的人在身边。

马路上的冬天，人再多也显得冷清，可是自从出现了楚云，情况就大有改观了。她冬天从来都不用棉衣什么的包裹严实，总是穿非常漂亮的毛衣——今天她穿着白色的羊毛大衣、白牛仔裤、白围巾、白帽子，加上一副雪白的手套，坐在何以车上放肆地纵声欢笑。何以有一次看见一个缩着脖子的人突然抬头看楚云，面目模糊的脸上露出一种震惊的神色——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人的样子一直出现在何以的

脑海中，她有时认为那人一定是爱上了楚云，有时认为那人一定是憎恨楚云，两种想法出现的次数一样多。

何以还常想，假如当时楚云看到这个人，她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预示什么的标志、一个奇特的契机。她知道楚云是个固执而任性的人，所以庆幸当时那个人是在楚云不能看到的角度。

当经过第一个十字路口时，楚云突然说：“看后面！”

何以刚把头转过90度，就看到一个人正和自己的车并排跑着，嘴里呼出的热气染白了面前的小块寒冬；她还没来得及把头转回前方，那人已经超过她的车了。

这时她看清楚：也是个学生，手里提着个极扁的牛仔书包拼命地跑。楚云在背后嚷：“追！”

楚云不命令她，她也一定会追。她平生没几次对这种事产生过如此浓烈的兴趣。骑车追一个跑步的人，这是不公平的，只是她好像熟悉这种感觉和这种场景，并且在一瞬间决定抓住这感觉和这场景，她没意识到这件事什么意义都没有，仅仅渴望紧紧地抓住这一刻的奇妙感觉。

当然，这种感觉指的并不仅仅是风刮在脸上时的冰冷刺痛。

令何以惊讶的是，那人跑得比她想象的快得多。就在即将追上他的时候，猛地从转弯口窜出一辆黄鱼车，她不得不停下来。隔着一马路，她看见他也慢下来了，走着走着又回头看一眼。当时她不可避免地想到，他竟是知道有人在追的；她还想到，这里离学校已经很近了，那人肯定要赢。

楚云一路上抱怨何以，说她“太没出息”。她看一眼楚云，突然发现一个事实：原来那人并不知道她们在追他，他只是想

再看一眼自行车后座的白衣少女。这个没有得到证实的发现找上了她，虽然她并不习惯于这种想法。她下意识地望望楚云，默默惊叹那个线条流丽的侧影，她觉得女孩子留齐肩发真是可爱。

还好，到上第一节课时的时候，何以已经恢复得同平常任何时候一模一样了——一样的安静、一样的平淡、一样的无所谓。从小到大，她就是这样，没有惹过任何事，却没人表扬她是好孩子。

二、红 灯

何以的同桌叫景佳，人小小的、瘦瘦的。何以个头有1米63，不知撞了什么鬼，硬跟1米55的景佳坐在一桌。不过别看景佳个头小，最近何以常听人偷笑着说她同桌和何晓芒“谈”——“谈”什么？何以自认是懒鬼，一想也不想。她有时奇怪：人家“谈”或“不谈”、“谈”什么，干嘛弄得跟演话剧一样，千万双眼睛时刻关注？她不愿操这份心，她成绩不好，没闲功夫看别人“谈”。

话说回来，她本人不愿关注，可是看上去她最有理由关注——景佳一天到晚在她耳边“何晓芒”长“何晓芒”短的，有时她觉得不搭理同桌简直属于不人道。她与何晓芒，几乎没打过交道，但又像对他什么都了解了，这当然是景佳的功劳。说实话，何以极羡慕何晓芒，过去常听到教诲，说中学生早恋妨碍学习，可见了何晓芒，她就明白这是屁话——“谈”不“谈”的，他照样当团支部书记，老师们（尤其是数学老师）照样对他笑咪咪，什么变化也没有嘛；而她何以呢，即使从不“谈”，

学习也从来没有比过何晓芒，可见“谈”和成绩没有必然联系。

这会儿，景佳又在对何以念她的“何晓芒经”了：

“上个礼拜天，我跟何晓芒到他朋友那儿去玩来着。哎，他那个朋友，特好玩——名字就好玩——哦，也是我们学校的，也是高一，你猜他叫什么？”

何以在攻一段英语短文，没功夫和她歪缠，随口说：“什么？”

“高中生！”

“啊？什么？”

“他那个……何晓芒那个朋友啊。他叫高中生！”

高中生！这下何以忍不住笑了，长那么大也没听说过这种怪名字，这人的父母给儿子定的目标怎么那么低！

“是啊，他叫高中生。”景佳继续说，“名字好玩吧？人也很好玩。他宣布说，这个礼拜的五天要跑步上学，后来何晓芒告诉我，他真的办到啦！他家就在家附近，你想，跑到学校不是开玩笑嘛。他竟然还说，这是响应全民健身计划。你看，好不好玩？”

她说到这里，得意地停下来，等同桌说“好玩好玩”，可是出乎意料，同桌张着嘴瞪着她，一句话也没说。她觉得可笑，伸手把何以又推又揉，一边埋怨她大惊小怪。最后何以冲她温和地笑了笑，用近似气声的音量说：

“哦，高中生。”

景佳好奇地看看何以，觉得她很傻气，心想将来再也不对她讲何晓芒了，也不考虑考虑自己是否办得到。

当然，景佳讲不讲何晓芒，何以无所谓。她看看文具盒里的日历，发现今天是星期三。“哦，明天还可能见到。”她在心

